

姚惜抱尺牘

文明書局印行

後攜衡兒遊吳中。遂至西湖。亦是袁年一快事。想石士聞之。亦為余喜。作古今體詩四十餘首。擬明年以補入集中。其間頗有奇作。如九月杪回江寧。近狀平安。於此間先遣持衡入都。然後鼐還家。十一月初十頭事矣。東浦先生來此為武主考。以督撫皆任河務。不能來。其四郎君又獲雋殊以為大快矣。鼐在蘇州。獨值莘楣旋里。不得見。而鼐去江寧時。王蘭泉適又來此。以此。是今秋可恨事耳。頃江寧已大覺寒。新城想不當爾。惟保愛。餘續不具。十月十三日。

頃為蔣心餘之子作墓碣。頗以自喜。石士試覽之。以為何如邪。鼐今歲寄石士後一書。即付此君之子帶去者。不知曾送到不。今亦不知其所在。想不出南昌。煩轉訪得。以此文付之。鼐又為隨園作誌。此老身後大為杭州人所詆。至有規鼐不當與作誌者。鼐謂設余生康熙間。為朱錫鬯毛大可作誌。君許之乎。其人曰。是固宜也。余謂隨園雖不免有遺行。然正是朱毛一例耳。其文采風流。有可取。亦何害於作誌。第不得述其惡。轉以為美耳。其文頃未及鈔寄。石士評吾此論。非謬邪。鼐於十一月六日回里。衡兒即於此日入都。頃桐城寄來九月十七日所發書。一切俱悉。所要五七言今體鈔。今寄去。至五經莊子等。卻在桐城正須後寄耳。

久未得消息。懸念之至。使至乃甚慰。然念石士方欲以文字自適。而當摒擣官舍諸煩瑣之事。可謂達才易務矣。然處之正須細心寧耐。此中即是學問也。聞習之之亡。使人痛悼。近來才志之士。使之得成就者。何其少邪。夢樓所聞詩稿。及植之詩。今寄來。朱筆則鼐記也。夏間新城寄來府報一封。今並寄。山木文。且將印本付來。足其板。旱路難帶。擬攜至桐城。俟遣人回江西。

過桐取去可也。鼐詩補刻五卷。半甫付之。俟刻畢再寄。謝運山陞廣西撫。胡惟君自不能同去。不知作何行止。夢樓大病背疽。今收口尚未盡。病中仍晝夜危坐持誦。亦殊學道之功矣。衡兒未考教習。留京無事。或將歸也。此聞。九月望日。己未。

新年想侍奉增祉。差至得書。祇悉一切。荀子及磨茹杏仁收訖。謝謝。去冬十月惠書已至。而十一月書則未得也。所論道書河圖之旨極佳。至如荀子得用於世。未知所就何如。此非吾儕所敢臆斷。若古禮朝必君臣皆立。無有坐者。吾論語說中已辨之矣。坐朝蓋起於戰國之佚君。而荀子乃不能辨此。與乘六馬。皆春秋至戰國中間變易之事。其間書傳至少。無由斷為誰始耳。至都有鼐同鄉新改部之汪崇義。及敘新庶常鮑雙丘。皆佳人。而於鼐素交。不及一一作書。往宜晤之。為鼐致意可也。鼐詩有補入鐫者。今以一部奉寄。古文辭類纂。且以鈔者寄去。尚有未畢之本也。山木先生文似無庸更作序。但以鼐志銘刻入其集內足矣。習之有石士哀辭。其人已盡。若欲埋名。亦以石士言之為有情。可以有佳文。自鼐言之。終是疏也。胡惟君乃隨謝中丞至廣西持衡。已至浙江。此時在會稽看縣考。畢後或在浙作館。或歸里。尚未得其的信。鼐二月底赴江寧。別後亦作數篇文字。然無甚佳處。又鈔不及。今以有本者奉寄。尊大人前請安。不另具啟。春雪寒甚。草草奉復。不多及。正月廿二日。庚申。

使至得三月廿二日手書。知佳勝。擬孟夏初入都。然則今已行矣。盡已之道。得失進退。聽之天而已。想高明所見。亦若此也。至論重卦。謂寧人不始于文王。說為不然。則周禮於三易。皆云別

卦六十四則寧人之說不為非也。張桐岡詩文畧覽此殆是奇士。古文雖似未能入妙。然頗有規格。詩更勝於文也。留此熟復之。再報古文辭類纂僅有兩類四本。且寄來其餘尚在人手鈔。尚未畢也。使行欲速。畧復不具。

月初鮑庶常入都。過此作一書。併古文辭類纂付之。時匆匆多不及詳。秋涼想佳勝。北闈事蹕。佇望一捷。假如不得。南歸邪。抑留京邪。所論屢而不征。屢是屋稅。征是貨稅。屢如今房租。非如今地丁矣。古市屋有官作稅之。豈謂無理。唐稅閑架乃民所自為。屋安得一例乎。夏時冠周月。說誠為不當。此閭百詩駁之極暢。載尚書疏證可檢視也。唐棄維州。司馬溫公是其事。吾意以為非夫要功域外以病民者固不義矣。若棄已成之功。失控制之要。其為國病亦豈小乎。假令牛奇章非出于忌媚。忠於為國謀。吾猶以其策為失矣。顧寧人謂夏商皆有重卦。此據周禮太卜。其別皆六十有四句為證。非誤也。至以左氏筮詞。不見周易者為夏商易。則無據之說。左氏所載元卜辭。吾頗疑其自造。非常時本占。其筮詞亦豈必誠有哉。况敢定以為夏商易乎。享禮之禮賓以奉主也。但稱一享字。則不辭。安得因是混主禮賓之禮乎。聘享與私覲皆同行時之不容多聞。安得雜以主賓之事邪。寄來張桐岡詩文。皆有可取處。佳士也。其人似無師友見聞之助。故不能卓然成就耳。鄰近苦脾泄。間止間作。老人大衰。極是不佳之候。簡齋亡前三四。年正如如此。亦聽之。其餘率如故。草寄不盡。

自七月來為鄉試人所羈。疲敝欲死。今始寧靜。得作此書。然來者惟蘇州較多才穎。十餘年後。

儕出者終在吳人乎。

九月在江寧見京兆題名錄知獲僕甚為欣快頃使至得書知近侍奉在陳州一切佳勝又增勝也鼐在江寧曾三次有書相寄內有鈔本古文辭類纂及閱石士所為文乃竟未有一字得遙豈行者遲緩故邪想今必在令姪寓邸也尊大人大壽正思作一序尚未能定草蓋鼐昨日始到家一切勿勿之甚下月若有尊使過桐時望令其來取也衡兒見隨來家明年當與馬舍甥父子同入都自當相見鼐以年衰畏涉江濤明年改居安慶教敷書院矣文集江寧諸君合為鐫刻約二三月可以成功鼐亦姑聽其意近狀大約如舊餘俟報不具。

前月晦一書當已達今計已計偕入都矣鼐近狀如前為尊大人壽序已脫稿亦未能佳耳今鈔一本子寄閱方植之一書并寄伊七言律乃大進極可喜也衡兒須正初北行此間一切彼到京自詳之前幾次所寄古文辭類纂當悉收齊此間記慎不真設有寄重複者可寄還也都中晤覃谿先生吳穀人汪存義鮑雙五輩可為各道相憶嚴寒惟保重千萬不具。

新年想動定增福去冬便公車北上邪抑遲至今春邪鼐作尊大人壽序俟使者來取而竟無人至豈尊大人歸途不經此乎鼐入春來亦尚如故狀二月往皖石士想不免作舉業固當不為一世所不好也此間一切衡兒來京可以面述故不詳具去歲作一字擬付使者今併寄閱

辛酉

月半得京鈔知榮與館選欣慰之至茲尤足慰尊大人之心矣夏初尊大人過此精神意興致

佳想歸後屢有字入都矣。鼐居此亦粗適，但寡可語。敝郡殊乏人才，更求一方植之，乃不可得。植之今歲在汪稼門家館，其舉業加進，殆可望中矣。彼云六月擬過北石，士今當不免。且勤作館課他事，亦當姑置矣。貴同年中，鼐所知差少，中必有佳士，猶願聞也。前番寄來文四篇，今并寄，飽乎仁義兩義，真足存矣。望見衡兒時，勸諭以靜坐寡交。想彼心如野鹿矣。寶眷今年入都，不朝夕珍重不具。

得五月廿二日手書，具知佳勝為憇。鼐六月初有一書交摺差，想今已達。鼐書正言今石士宜留京受職，或歸省耳。皖中殊靜於江寧，寂寞則素性所能耐。賤體亦未至甚狼狽也。但恐老翁理無久壯耳。明年歸覲，必過此。當得一會。衡兒督教之苦，或有動耳。甚願甚願。古文已刻就，正在校改未印出。周東屏回時，當可寄來矣。初寒珍重不具。

去臘得十月九日所寄書，具知佳勝。此日想勤作館課，散館後決計南歸，良為善策。也鼐去冬大病幾死，今雖愈而時復發熱乏氣，要之此亦衰年應有之事。但恐未足當朝聞道三字耳。文集刻成而殘缺數葉，至今不曾補來，故且未寄京俟得即寄來也。寄來數詩有利鈍雜出處，已畧評之。南來相見得更詳論之耳。衡兒無論中不。今年總令回來，或便可奉陪同舟矣。江西鄉闈得樂君甚佳。此與吳蘭雪吾皆未見，然見其詩誠一時佳士也。植之今在阜陽王令處館，明日動身矣。茲附問新祉，深重千萬，不備。壬戌

夏間得邸鈔，知已留館，甚可喜。葉治三來得書云：秋間南旋，不知今已侍奉在里邪。抑尚在途。

邪。一切佳勝不甚念。甚念寄來之文尚不免牽於應酬。不能極其才力所至。此後肆力為之當大有進步耳。亦止是熟讀多作。固無他法也。鼐近狀尚如故態。此月廿一日回桐城。十一月初赴六安州為修志書。臘底當歸。書云入都時擬見過。極喜垂老更得一相見。真所願。須必得果。再新刻文集。在京時已得未今更以三部奉寄。鄙意殊有未協。欲改竄者而已。為江寧諸君所刻。凡文字大抵不欲早付雕也。衡兒尚未到家。漸寒。珍重。千萬不盡。

去冬在六安得所寄書。悵悒之至。相遲早五日耳。遂不及見。甚可惜也。即日想佳勝侍奉。萬福。昨得臘底見寄之書。云有欲來皖之意。果爾可一快晤矣。但此間見今歲之書院。則必不可得。若明歲。則石士當進京考差矣。或由是向維揚一行乎。然恐亦無大濟也。鼐閱所作古文本子。自己接著寄至六安者。仍前古文耳。所益無幾。大抵近作詩進而文退也。此本且存此。俟駕至奉還。鼐在皖如常。衡兒乃在淮安書院。茲畧報餘面悉癸亥。

今秋鼐以借書院與臬臺暫歸。而石士適於此時過皖。遂不得見。行後十日。鼐始至。聞之甚可。悵恨。連得三書。盡知在途。安勝置家章氏宅旁。得暫安息。甚善。不知行旌以何時抵京。想仍與令姪學士同居也。鼐頃又自皖回家度歲。一切平安。幼子執雉於前月底生子。衡兒辭淮安之館還家矣。石士前所寄文。俱為閱過。其間卓然精詣者。不能及半。而牽於應酬者。多大抵好文字。亦須待好題目。然後發積學用功以俟。一旦興會精神之至。雖古名家亦不過如此而已。吾刻集後所作。亦十餘首。然精神日減。文有退無進矣。時文除石士所刻六十篇之外。又得百廿

餘篇其中佳者似可與荊川鹿門抗行。此事在今日殆成絕學。以俗人但知作科舉之文而讀書好古之君子又以其體近而輕之不為。不知此與作古文亦何以異哉。章觀察已喪。寶眷自當急入都。然恐不能得速。正可隨糧船之尾耳。山木先生文版吾已忘。卻存於何處。今走字與吳子見白之承寄紙甚佳。今寄竹筆筒一枚。古尺鎮紙一枚。聊慰遠送之懷。冬暖殊甚。不知都中何似。朝夕珍重。千萬。餘不具。

去冬一書。自江寧寄京。已連覽未石士行於何時抵京。寶眷又於何時行到。想一切安好。甚念甚念。鼐頃已來。曉攜衡雉兩子。併一長孫居此亦彌遺。筆記長有改竄增刪。故未欲刻。正須待身後耳。六安志尚未刻出。廬州志刻出矣。然惟沿革一門出鼐手。餘非所作。書多亦難寄。另俟便耳。今五叔所託作令十三兄志銘。苦未寄。行畧來以意所知者為之。想亦不過如此而不知其字。及其妻子姓名。中之科分。死之年月。故其文空若干字。煩石士填之。其有須改者。便逕為竄易。更望鈔一定本。是寄。章淮樹觀察已喪。亦甚可傷。劉明東今年在懷寧縣署作館方植之。卻聞在家也。答令叔一書。希為寄去。朝夕珍重。千萬。不具。甲子

三四月間。連得京邸見寄兩書。其審清通為慰。鼐亦以兩次書寄京。然書來時皆未達。今並至不。眷屬於何月始至京邪。甚念甚念。泰山道里記三十年前。隨手寫付。承為鈔來。大增舊游之感。然鼐生平作文自少。如此等遺佚者。要亦希耳。近日亦無甚文字。足相寄者。經說筆記皆畧有增益。終不成卷帙。盡舉付刻。正須待死之後耳。石士寄來文字。達生解最佳。庶幾東坡述典

亦可。然未出近人疆域。大抵頌辭每以囁嚅為病。能如孟堅典引已大是難。况西京記與明東書祭靜山文皆不佳。陳戶部文一篇不能見佳處。然不至俗陋便是可學。大抵學古文者。必要放聲疾讀。又緩讀。祇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終身作外行也。寄來文章體則此是一鄙陋時文家所為。其論之謬處便大謬。如數胡滑便是不謬處亦膚淺。不著痛癢。如云以理為主便是必須超出此等見解者。便入內行。須知此如參禪。不能說破。安能以體則言哉。寄紙印書甚佳。今以詩集三傳補注各五部寄來。文集版尚在江寧。率寄不具。

自入春來。惟動定佳勝。孫庶常家足力來得書。畧知近狀。鼐亦尚如舊態。今年尚在皖。此時尚在家未往耳。衡兒竟以盤費不給。不能赴公車矣。石士去年考差文佳甚。今年會闈。或當與分校邪。甚望甚堅。鐵夫不逮梅崖。誠然誠然。墓表自與神道碑同類。與埋銘異類。神道碑有銘。似墓表用銘亦可通。然非體之正也。吾謂文章體制當準理決之。不得以前賢有此便執為是。如贈序中用不具某頓首與書同。此顏魯公蔡明遠序體也。直當斷以為不是耳。安可法之邪。今年吾鄉有作聚珍版者。擬將經詭及五七言近體詩鈔。皆另印出。當於秋冬間可奉寄。劉明東縣試得前卷。必入泮矣。伊今在郡。珍重。不多及。乙丑

正月奉寄一書。必已遠入夏想清佳也。鼐今年已至皖矣。而四月為治亭制軍。遣人固邀來金陵。今既至矣。卻便因此思買宅為金陵人耳。衡兒亦隨來。此欲為謀一小館。却未易得也。劉明東已入泮。方植之今在六安教徒。俱平安。鼐現在刊刻未刻之時文。其餘所訂之書。亦便思因

居此一切更刻一定本當陸續辦之。今年榜眼徐頤者佳士也。石士曾與之談乎。馬彌甥與館選想必時見諸事教之。京師豈能免酬應之繁。當自不廢閉門誦讀之趣。然安得更接對。一快晤邪。漸熱珍重千萬。餘不具。

連得數書。具悉近況為慰。竟欲出京南來。吾固欣與石士相處。以解思憶之情矣。然為石士計之。亦有難者。若只是一身携兩僕至此。則便於吾處住可矣。何必買屋。若携家而來。計家口不少。宜三百金之宅所能容邪。又不知石士此時已將分授產業。已費去無一存邪。抑尚留少許。差足為生計乎。此間住家約須有二千金。買一田一宅。乃可猶為常居之策。然度石士有二千金。亦當且留京以待丁卯。或得一差。不須急為出京之謀。以此思之。須更熟議不可造次。今進退難也。吾則定居於此。今已買一田供食。明年衡兒携其婦來。且住書院。緩緩置屋。大抵買屋亦得千金乃彀耳。近狀大抵平安。畧報不具。

所寄來詩文皆有可觀。文韻致好。但說到中間。忽有滯鈍處。此乃是讀古人文不熟。急讀以求其體勢。緩讀以求其神味。得彼之長悟吾之短。自有進也。詩以五言為佳。見寄三首。及為陶意雲題圖之作。皆極善。此是興會到故也。七言嫌落俗套。無新警處。蓋石士天才與此體不近。不必彊之。大抵其才馳驟而炫耀者。宜七言。深婉而淡遠者。宜五言。雖不可盡以此論拘。而大槩似之矣。吳蘭雪前歲曾有一文字。寫得為闇過。併有一書與之。其書係衡兒付曾運使看來。蘭雪似不曾接者也。此番所寄來之文。吾因石士與之至好。便同學徒文一例抹閱。亦孟子所云有

人之患者矣。一笑大抵作詩古文皆急須先辦雅俗俗氣不除盡則無由入門。况求妙絕之境乎。此間作古文有荆溪吳仲倫作詩有江寧管同又梅總憲有一曾孫忘其名才廿一歲似異日皆當有成就者亦視其後來功力何如耳。吾時文尚未刻完殆須至歲暮乃成名惜抱軒外稿窮又拜。

前聞石士有出京南來之意鼐以為其計非是故作書奉止今亦竟不見南來是其止決矣。然究不知在京如何住下也甚念甚念。鼐在此平安至修志之謫恐不免為空言耳。此日有司署之欲如顏原矣。何暇及此而省志非各郡縣志悉成之後不能為也。陳君其松良為異才。其文章殊不易見深以數年之功可以成一家數以為知縣賊夫人之子矣。鼐近來作文字甚少終是有衰態時文十一月當刻成又別試帖詩一小卷年内併可奉寄耳。衡兒已回家雉兒當來此伴度歲尚未至今正寂如僧房矣既無人共語亦不復能讀書。默坐終日朝食則飯晡食則粥其脾良亦似簡齋之暮年。正以無厚味之傷故不似其常泄渴耳。已寒惟珍重。

前月作一書付陶世凡將以奉寄未發而得九月廿六日寄書乃知前奉寄之書及閱過石士所為文及蘭雪之文俱未接著然今當必接著矣。頃寄與小峴書及山木誌文書後皆佳然有未調適處故為竄改昌黎云詞不足不可以成文理是而詞未諧故是病也至進冊頁之文以為翰林文字自可但不能高古耳。須知真翰林之文如典引貞符滄州過閩上殿疏皆不易到也決意南來故依然閒居何以治生乎。必須求一書院吾見今頃日求書院者之多反不如在

官之不爭也修志必不能開局但空言耳衡兒已抵家難兒已來難兒今年又生一子矣吾此數日內盡取所藏法書名畫費之欲得千金於此賄一宅也今年南中寒蚕京或更冷邪朝夕珍重不具。

新歲想動定佳好。鼐亦畧如故狀但相別又增一年矣可勝思邪去冬兩書。由陶三哥處奉寄者諒已至臘底吾兩兒皆有事回家書院中乃僅一孫與一堂侄相依度歲固是岑寂而清靜亦可喜也偶作經說兩篇寄來閱之南中冬春間異寒北方恐更甚希加珍重餘不具內宣得立春日書。具審近狀入今歲來體中得大健邪甚念甚念正月初鼐有一書付盧江胡君稷奉寄今聞彼乃逗留淮上不知此書為寄到否石士近所作文字駿邁勝往時誠是進也更盡力為之自更有勝處詩不必廢但所重在此耳。鼐時文刻成且寄兩部諒索者必多須後便可也。臧君所索文俟少遲作得併復其書至修志事茫然無期恐不可冀矣。鼐居此平安卜居之謀亦尚未可定餘不一一。

漸入夏想安好前所寄時丈兩部當已至邪。鼐近平安衡兒已就江浦一小書院歲修百金。至此聞買屋事尚未定也與宣城張惺齋及吳舍親兩書乞分致珍重餘不具。

連得兩書具知安好為慰鼐在此亦平安也。送集正序甚佳風味疏淡自是好處從此做深或更入古人奇妙之境然不可彊為反成虛擣大抵石士之才與學古錄為類者茲亦足以名於後世矣。保送道長之事成否其得失實無甚關繫耳所寄令叔行狀已至鼐老備倦於筆墨賢

從兄弟未嘗來求。亦可不作矣。經說今增成十六卷。今寄存石士處。或死後為刻之。已夏珍重不具。

前月寄書至。具審安好為慰。竊此間亦平安也。所寄之文乃不為佳。有一篇以鄙見畧竄改之。或差勝耳。近江寧有管同秀才。其古文殊有筆力。其人貧甚。在河南作館。寄數文來。今時中所希見。其年廿六。異日成就未可量耳。微覺腹中書卷不足。濟以學問。不可當矣。有李生取吾試帖刻之。今以一卷奉寄。往有刻試帖者。列吾名數首。乃非鼎所作也。今年江西數省未麥。豈極可慶慰。但淮揚又苦淮溢昏墊。為甚可哀愍耳。吾所收藏翰墨。已半歸曾賓谷。今但有其半矣。行亦庶去。世間蓄聚能及四五世者。渺矣。近隨園夢樓挿架之軸。皆不知歸於何處。令人悲慨。轉不若身在散之之為佳也。前所寄經說已達未竊謂說經古今自有真是非。勿循一時人之好尚。如近年海內諸賢所持漢學。與明以來講章諸君。何以大相過哉。鼎所媿者。功不沈密。不能專治一經。然每於一經內。有一二條的論。自當為後之專治一經者所采用。姑存此書。以待其人耳。在都見秦小峴。汪銳齋諸君。希為致候。不及一一作書也。朝夕珍重不具。

入夏頻得書。具知安好。頃令妻舅魯君來。近狀得聞。益詳。所苦。政在清貧耳。然實無術。節嗇而已。安能量出而為入邪。諸文時有佳處。時患語繁拖沓。大抵簡峻之氣昌黎為最。更當於此著力。鼎老病時有。然不至甚。寂寞無可與語者。殊使人悶悶耳。秋熱猶可畏。珍重珍重。

八月內有一書付康茂園方伯。帶入都奉寄。已達覽。未今年寒至。倍旱。體中佳不。吾因畏此寒。

遂輶歸計。俟明年七月乃回家耳。頃見吳中王鐵夫集中有跋惜抱集一篇。此君乃未識面之人而承其推許。使人有知己之感。其論鄙作所最許者序事之文甚愛朱竹君傳而不甚喜攷證之作。愚意謂以攷證累其文。則是弊耳。以攷證助文之境正有佳處。夫何病哉。鐵夫必欲去之亦偏見耳。其文章不愧雅馴。亦今之奇士矣。吾前作禮親王傳。有數事託吾鄉吳禮部為考詢的確。而未至見時。望為一問之。也有信只寄江寧。不必寄桐城也。餘不具。

十一月有一書奉寄。當已達。歲行盡。念石士近況佳不。歲事未至。甚窘迫乎。殊念鼐近作禮親王傳錄一本。與石士閱之。似尚可。道園學古錄中文。以較韓歐。便覺遠在。況子長乎。然只可如此做去。若勉強作漢人。則反成明人之偽體矣。又近刻試帖題跋。鼐自謂所論書理有勝前賢處。都中近日書家有誰。今寄四本。以聽石士之轉送也。鼐此間平安。買宅未可得。前月老妾來。便住書院耳。珍重。餘不具。

春來連得兩書。具知佳勝。去冬長郎納婦禮成。欣賀欣賀。一二年間可抱孫矣。鼐在此畧如故。狀惟精神乏竭。至不宜看書。又無人與言。殊覺日寡味耳。衡兒已赴江浦館。觀兒在此行。迴家去。換雉兒來也。石士所寄來文字。亦自可存。但非妙耳。此等題文字。本難以得妙也。祝先生禮記注。妥當。但取古本移其次。總不是魏文貞公之書。不傳者以其移古次而人不遵之也。况後學乎。郊特牲中之昏議。乃儀禮後記。真是禮記矣。若昏議冠燕義諸篇。鼐疑是后氏曲臺記耳。非周人所詆。今以此為主。而反以周人之禮記附其後。豈為當乎。陳集賢之注。誠未為佳。然今

忽忽為一書便欲勝彼恐尚未易言耳。又注書之體欲簡嚴勿於人爭辯。爭辯是疏非注矣。世有注禮記義明了於陳而文少於陳者斯乃不刊之書而陳注乃可廢矣。覃谿先生勸人讀宋儒書真有識之言。夫漢儒之學非不佳也而今之為漢學乃不佳偏徇而不論理之是非。瑣碎記史書為玩物喪志若今之為漢學者以搜殘舉碎人所少見者為功其為玩物不彌甚邪。黃石齋注經鼐所未見其學乃陽明之學也恐其注亦只是此義耳吾今年邀方植之來課孫學友書院中畧可談者惟此耳劉明東館於望江師令處不知其學有得成否也徐直卿兄弟知已入都碩士見未吾寄法帖題跋於吳興之坡當未接著也餘寒惟珍重丁卯

接正月書具知近狀清佳為慰吾去冬及今春雨次有奉寄書內皆有鄙撰文字及與吾鄉吳禮部書石士發書時故未達今已達邪遠路書每苦滯但又恐失脫耳賓之不愧苦心力學但不能大超越耳父之功深自有真得今不可彊也其文已畧為評閱今寄繳吾今晝食夜眠似無異去歲而精神則大減矣甚思對石士一談不知天假之緣石士便得江南一差否乎今年方植之在此教吾長孫此兒十六歲亦開筆作文矣植之頗苦善病不能極力於學問此天限之也楊蓉裳駢麗之才亦自可貴往比稍近時與晤言但所尚故不同耳小峴侍郎已居要職知其好學志必不頹第恐無暇晷矣都中更有新出英俊者乎惜抱軒稿兩部奉寄已熟矣惟珍重不具。

作一書。求未得能為寄至石士者。而得石士三月朔見寄之書。其知狀平安。欣抃欣抃所寄文
閱之。果勝於舊。氣加開爽。詞簡而達矣。名位一篇。乃未見佳。漢人之文。如論衡。乃不足道。謂蔡
伯喈秘其書。乃越中偽造之辭。伯喈何至貴是書。其言平者。則陋。奇者。乃悖。奈何欲擬之乎。名
位俱聖人所輕。不患無位。莫已知是也。於二者稍存優劣。理皆不足。茅鹿門嘗言作文須占地
步。如石士此論。所占地步不高矣。夫四傑誠不足貴。然亦其不幸耳。吾見世有器質輕躁。而致
位卿相。且壽考者矣。天道詎必可知邪。吾此月脫一左車。餘如故。惜抱軒稿。因以紙厚。寄書者
不能將。後寄不具。

久未得消息。甚念甚念。秋涼來想佳勝邪。所寄來文字。無甚劣。亦非甚妙。蓋作文亦須題好。今
石士所作之題內。本無甚可說。文安得而不平也。歸鎮川能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
自風韻疏淡。此乃是於太史公深有會處。此境又非石士所易到耳。文家有意佳處。可以著力。
無意佳處。不可著力。功深聽其自至。可也。窮秋間因酬對應試者之勞。遂病數日。今已愈。然歎
老翁不復堪事也。今年河道艱阻。京師百物必愈貴。居者愈難。石士不至甚憊邪。若便南歸。亦
未易謀一安居之策。人生如浮舟江海。聽其所至。非智力所能與矣。已涼。惟珍重。餘不具。
前月得一書。陶意雲至。又得一書。具審秋來近狀。佳好為慰。此番寄來文字。勝於已前所寄。足
見功力精進也。字句微繁處。已為節刪。大抵作文。須見古人簡質。惜墨如金處也。近時文運極
敝。天乃不使知文者當文衡。石士諸差不與。亦何怪乎。鼐八月小有脾胃之病。今已愈矣。今年

只在此過年。明年小留至下半年。擬辭去賈宅此間。許未易遂。不若歸後仍在故鄉矣。想石士春闈後必謀歸策。或便至此一晤邪。京居苦難於為資。然歸後又何以為計。此不可不思。一長策。南京作居殊不易言耳。承寄鹿筋磨孤俱至。謝謝。所寄程長史集序。是鼐作。非偽也。但不為妙耳。老年精神已憊。作文潔淨而已。力量殊遜壯時。固其理也。墨二函。硯二函。共一色。寄充文案之用。已寒。珍重不具。

前月有一書。附緞標上奉。寄當已達也。南中冬乃甚暖。未知京中何如。想動定佳耳。鼐適作一同年墓誌。頗自喜。今以稿寄老弟閱之。大抵作金石文字。本有正體。以其無可說。乃為變體。始於昌黎。作殿中少監。馬君誌。因變而生奇趣。文家之境。以是廣矣。聞明年開科之事已決。果爾。安知石士不南來奉差。與吾得一見乎。楊蓉裳已奉其太夫人柩歸無錫。云明年尚來此鄙。狀平安。日惟珍重不具。

前書所稱都中數賢。皆生平所未見。船山蘭雪。伯申雖不識。而嘗見所著作。吳顧二陳。均未覩其所作。哀病欲盡之年。固樂聞海內之有賢俊耳。大抵所貴在有真踰人處。而不必其同途。詩佳則取詩。文佳則取文。經學史學。天文數算。地理小學。即四六時文。皆可愛。但欲其精。不必其多。能兼者。自佳。不能兼亦何害。如伯申之小學。實可貴。其餘藝。或是弩末。亦可勿論矣。李安谿雖未是真道學。而所論義理。自可取。而侈言文章。乃殊可笑。戴東原言考證。豈不佳。而欲言義理。以奪洛闈之席。可謂愚妄。不自量之甚矣。執此理以論前人。即以是裁斷。今時名士。當亦不